

职场故事

我们的“老药工”

罗思宇

在千金药材的饮片车间穿梭,经常能听到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——马庆成。他是前处理班的班长,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药工,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他为“老顽童”。

从1976年起,马师傅就从事中药饮片炮制加工工作。2005年,马师傅加入千金大家庭后,以精湛的炮制技艺为千金添砖加瓦,将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心血倾注到大家庭中。以前的炒药都是纯手工的炒制,比如制姜炭,炒太过就失去了原有的药用价值,不及则无法成炭也难以达到药效,关键就是把控火候。还有熟地黄,从前都是九蒸九晒,炮制过程相当复杂繁琐的。马师傅告诉大家,这些纯手工的操作,都是凭借多年的口传心授,长期积累的经验慢慢摸索的。不同于如今这么规模化、机械化的操作,如今高速的机械化生产,方便倒是方便了不少,但是那些传统的古法炮制经验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了。

在马师傅的心中,中药炮制工艺其实是工匠们用时间造就的。回忆起

当年,他总是会想到自己的恩师授予的良言,“炮制中药要精心,如此中药才会散发香气,用极佳的疗效回报你”,这也是马师傅现在对自己的徒弟最常说到的一句话。以前做学徒,师傅是不会手把手地教徒弟的,只有平时要多干活,磨炼久了,技艺也就潜移默化地了然于胸了。要想真正掌握炮制技艺,不是三天两天的事,三年两年的功夫那都不算什么,关键是要沉得下心,夯实基础,还要多多与他人交流心得感受,才有积累,才会进步。

制药如练兵,率来练之兵不能克敌制胜,用未炮之药难以药到病除。现在,像马师傅这样的老药工越来越少,但不曾现代科技如何先进,总有人如同马师傅那样热衷于坚持用最原始的古法来炮制中药。他们依旧遵循时节,用祖辈们口传心授的手法,饱含世代相传的匠心;他们感恩大自然的馈赠,因为他们深知肩上的重任,他们信奉工匠精神,因为他们永远爱中医文化。

通望小村庄

宽山里坐落于茶陵县湖口镇一心村,这是罗霄山脉下的一个小村落,也是茶陵湖口镇旅游景区必游之路。

这个小村落是茶陵湖口长寿之乡,不足二十户人家,8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0人,有一位老人93岁了。老人们身体都还健康,80多岁的老人还可以做家务。

宽山里交通很方便,到武深高速(衡炎高速)只有7公里,车程15分钟,距离茶陵县城30分钟车程,到株洲市区两个多小时车程。它能让您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每一个角落,宽山里都在静静等待着您的到来。

土屋群

小桥流水

小河边

长高的竹笋

家有千金

姓名:许璐
职务:千金卫生用品市场部
策划
星座:金牛座
爱好:逛吃吃吃
座右铭: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,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

许璐

周末去哪儿
之八湖口宽山里
静静等你来

罗小玲 张小军

宽山里的故事

清朝末年,天下大乱,战火纷飞,民不聊生。村民的祖辈们,拖儿带女从江西一路乞讨来到宽山里定居,见这里四面环山,中间有一大片土地可以开垦种植,一条小河蜿蜒而过,便把它叫做宽山里。

宽山里山广人稀,山林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。一条

溪水,穿村而过,时而激流,时而平缓,留下许多深潭和浅滩。这条溪水源头来自江村千年古树群,据说这里的水有古茶树的清甜,入口甘甜,回味无穷。这里的山连绵起伏,一直连接到炎陵以及井冈山,当年红军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留下许多足迹。

竹林、瀑布、花海,好美的村落

宽山里以环境优美,零污染,零开发的姿态保持到了现在。宽山里的天然溪水,每到夏天都吸引很多外村人前来戏水、游玩。溪水清澈见底,可以直接喝,河岸边的巨大柳树保护得很好,玩累了可以在树荫下乘凉。

这里的竹子生长茂盛,竹类资源非常丰富,都说湖口的楠竹很出名,这里的楠竹种植面积很大,春天可以挖春笋,冬天可以挖冬笋,美味极了。听老一辈的人说,

本来这里还有竹酒,那叫一个美味呀,可是技艺没能传承下来。由于这里环境优美,经常有人在这里拍摄电影,是湖口婚纱摄影基地之一。

除了竹林,还有瀑布。近距聆听瀑布的声响,非常震撼。宽山玩水怎么少了花呢,尤其是春天开花的季节,因为这里是山区盆地,赏花的效果更好,山上全是映山红,山下都是梨花,美到不用语言来形容了。

特产

杨梅

这里山上山下都是好吃的。杨梅是美食之一,有两种野生杨梅,一种白色的,还有一种就是红色的。在宽山里,山上有许多的野生杨梅。每年杨梅上市的时候,湖口镇的杨梅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来自这里。

野生蜂蜜

这里的蜜蜂采的不是油菜花,也不是梨花,采的是纯天然野生大花。这样产出的蜂蜜,香味更浓,口感更好,质感更纯,来游玩的人,都会慕名带些野生蜂蜜回去。

茶李

这里茶李味道非常好,但产量不大。果树都是自家门前种植的,本来只供自家吃的,但村民非常好客,来游玩的朋友,玩完看见买点回去,他们只会象征性收些钱。

游玩提示

如果自驾游,一定要注意安全,山区要控制车速。到茶陵湖口镇,导航“宽山里”可以直达。也可以坐车坐到茶陵湖口镇,在镇上坐摩的或自行车前往目的地;或到镇上之后,骑山地自行车手机导航过去。

在宽山里,上午可以体验农事,也可以摘果子,还可以下水捉鱼;中午去村民家吃饭,感受他地浓浓的茶陵味,稍作休息后,下午前往竹林,爬爬山,感受天然氧

吧,眺望美丽的小村落。然后,去高山悬崖农作物种植基地,感受在最边上务农的乐趣,再徒步前往宽山里瀑布,看深潭水潭,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晚餐可以在瀑布边上野炊。夜里,住在农户家,感受与世无争的夜晚。

离开时,可以带些土特产,野生蜂蜜,野生茶油,村民自己种植的菜籽油。

时间允许的话,可以前往千年古树群,品古茶,走古道。

千金影院

9月1日

敦刻尔克(2D英文):10:15 12:15 13:00 13:50 14:15 15:00 15:50 16:15 17:00 18:15 19:30 20:15 20:40 21:30 22:15

敦刻尔克(4D英文):19:10

银魂(2D日文):10:00 12:20 13:40 14:40 16:00 17:00 18:20 19:20 20:40 21:40

星际特工:千星之城(3D英文):10:30 12:30 13:00 15:00 17:30 20:00 22:30

星际特工:千星之城(4D英文):14:00 16:30 21:10

极盗车神(2D英文):13:00 22:20

赛车总动员3(3D中文):19:30

二十二(2D中文):13:30 15:20 20:50

十万个冷笑话2(2D中文):10:25 13:10 15:00 16:50 18:40 20:30

战狼2(3D中文):13:00 15:15 17:30 19:45 22:00

战狼2(2D中文):10:10

黑白迷宫(2D中文):17:10 19:00 22:40

二次初恋(2D中文):21:30

怀旧故事

正在消失的老巷子、老店铺

李 璐

在被高楼大厦不断抬高的城市天际线里,一些事物正在消失。作为一个怀旧者,我打着手势,与它们一一告别。

老巷子

城市里的老巷子,曾经住过我们的祖父母、老奶奶、老外婆。老奶奶在老巷子里挂一竹竿,在上面晾晒衣服棉被。老祖父坐在老巷子的阴凉里,慢慢摇着蒲扇,锁在藤椅上的思绪飘远了。老爷爷在巷子里扯着嗓子喊:“周三娃,出来下一盘棋。”老爷爷喊的周三娃,就住在同一条巷子的小木楼上,人在上面走,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声音。周三娃是一个光头,如一个圆溜溜的西瓜,夏天爱着周三娃的脑袋,吹着巷子里的风,就如坐在老水井边,有凉爽的凉意阵阵而来。

老巷子,是城市隆起的皱纹,是旧衣物上打的补丁。老巷子里,刻着城市的年轮。

那些年,我喜欢去城市里的老巷子溜达。老巷子里,有文化馆办公的地方,两层老式小楼,装满了爬满爬山虎。文化馆里的文学创作干部朱老师高望重,他有对粗眉的眉毛,我总以为是京剧里的人物。有一次朱老师给了我一本蓝色封套,我在上面的格子里写诗,恍惚以为是在乡下天光云影中的青青稻田里一步一退他躬腰插秧。

城市里的那些老巷子,包裹着透的石子路上总有小空出来,有时一些小蚂蚁在忙着搬家。老巷子里的古树,爬起来的虬劲根须附在一股斜坡老墙上,远远望去,以为是一个巨大厚墩。老巷子里的一棵槐树,身壮枝繁,天蓝霞满,华盖高撑,枝叶间洒下的,是鱼鳞般的岁月流光。我在槐树上贴过一张纸条,写着五个字:“柳,嫁给我吧!”柳是我爱着的姑娘,她住在老巷子里,竹竿上,晾着她的白色内衣。那年夏天,老巷子里的烽火楼里,“咕咕咕”响,是姑娘家为了迎接我第一次进她家门,在炉子里炖鸡了,香透了风中的一条巷子。古朴的老巷子里,外祖母一双温暖的手,递给我打开家门的第一把钥匙,从此以后进城,我不再高一低一步地仰望了。

有天夜里,我在月色满天,坐着游船从远方抵达回城。那年我还在一个乡里工作,为了节约住宿招待所的费用,我就住在老巷子里的一棵槐树边小睡一会儿。我抬头,打着呵欠,见老巷子的一盏路灯突然发出耀眼白光。瞬间过后就熄灭下去,我见证了最后一盏路灯的寿终正寝。

这些年,老巷子差不多已经灰飞烟灭了,城市要改造,这是一个没人能够拒绝的理由。好比老去的亲人,终要别离。伴随老巷子的消失,还有老建筑,老树木,老街坊,老手艺人……

有时候我深夜起床,听见屋里有风声袭来,家具们似乎也在窃窃私语。我以为,是那些从老巷子里飘来的风,它们寻寻觅觅,跑来找我来了。

老店铺

赵大爷戴的老花镜,在耳朵上耷了一根线。老花镜断了一根腿,大爷是一个节俭的人,他舍不得扔掉,就用一根麻线绑上继续戴。

赵大爷在老巷子里,开有一家中药铺。两面靠墙的高高药柜上,排列着几十个抽屉,里面是大爷采集的中药。药房里总是鱼贯进来的病人,嘴里或哼哼唧唧,或发出高嗓门昏沉沉,或咳嗽着催促,大爷总是不急不缓。他采用闻听切的方法,用他那筋骨凸凸的手,为病人把脉,有时根本不开腔,大爷就用笔开处方。大爷写的字,是端正小楷,与那些字迹如天书的医生风格完全不同。有时大爷轻喊:“把舌头伸出来。”那是在看病人的舌苔。望着大爷的眼神,里面藏着最温柔的关切与信任。

最让我称奇的是,大爷在每个药柜里抓药,拿捏得是那么好,放在天平秤上,几乎一抓一个准。大爷把中药包在黄纸袋里,用线缝了,交到病人手上,摆摆手,示意说,回去吧。那年我咳嗽不止,以为是患了林黛玉当年那种病,我去大爷的铺子里抓了几包中药。我服用了大爷的中药,一周过后,就面色红润,恢复了精力,蹦蹦跳跳起来爬到梧桐树的枝桠上了。

隐身在曲里拐弯小巷里的各种小店铺,那里出售香烛纸马与包汤圆,还有卖烤鸭肉的老字号,缝补店,理发店,配钥匙的小摊点,修鞋修伞修帽的铺子……那些店铺里老先生们清脆悦耳的算盘声,伙计们笑嘻嘻的神态,让老店铺焕发出慈爱柔和的光。这些谋生的手艺人,与一条街,一条巷的命运,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这些老店铺,因为城市建设的滚滚进程,大都已经消失了。但它们是盘伏在我们心里的树,爬满了长长的根须。我有时用人工呼吸加以抢救记忆,这些老巷里的老店铺,在风沙中抖擞出来亮相,投射在从前如帆布的天幕下。

投稿邮箱:
zzfkw@163.com